彩券

舊年的年底，我佇教育局服務的單位，必須愛(ài)落去高雄參觀訪問。遊覽車沿路幌(hàinn)過來又閣幌過去，一粒頭是楞(gông)tshia-tshia。到高雄了後，欲去訪問的學校，是一間紲接(suà-tsiap)一間。除了欣賞逐間學校，佇鄉土語言教學的成果，以及聽一大堆簡報以外，猶有寫袂完的資料佮報告。

對(uì)透早到下暗，上車、落車、目睭看、耳空聽、手又閣愛寫，三日落來，身軀的ià-siān，實在是食袂焦。免講換床鋪就咧歹睏矣，連食飯嘛攏無滋無味。

領隊的頭家陳校長（私底下阮攏稱呼伊頭家），為著體貼阮的辛苦，佇落尾一日的下昏(ē-hng)，特別安排去愛河邊一間餐廳，除了享受真腥(tshenn-tshau)的料理，猶閣會通欣賞規條愛河，充滿羅曼蒂克氣氛的夜景。耳空聽著優美的古典音樂；身軀承受微微仔的涼風，予緊張束縛的精神，攏總輕鬆落來。

當阮所有的人，猶深深迷佇氣氛的時，一位行動不便的歐吉桑，坐佇電動輪椅頂頭，無聲無說駛對阮的座位來，予逐家雄雄掣(tshuah)一趒(tiô)。老大人的車頂下(hē)一疊彩券，來到阮中間，將彩券褫(thí)像一支葵扇，佇逐人的面頭前搧一下搧一下：「頭家！拜託買一張！」彼種的khí-moo，完全拍歹拄才(tú-tsiah)幽雅的情調。有兩、三位同事忍受袂牢(tiâu)，就行去愛河岸邊。

雖然看無人欲插(tshap)伊，總是彼位歐吉桑猶閣是袂死心，輪椅一直佇阮的四箍輾轉蹉(sèh)來蹉去。伊來到我的頭前，對我的面搧風：「頭家！一張才五十箍(khoo)，拜託買一張！」

我共伊指對陳校長去：「頭家佇遐(hia)，你叫伊買。」逐家看我一擺創治兩个人，攏笑甲攬(lám)腹肚。

我從(tsīng)到今攏毋捌買過彩券，因為知影家己並無有彼款運氣。親像過去，若是咧對發票，到今嘛無著甲半擺，連啥物叫做著兩百箍的滋味，攏毋捌鼻過。總是看一个行動不便的老大人，猶閣咧靠賣彩券來度活，想起來嘛是真可憐。當時我也有淡薄軟心，就寬寬仔對褲袋仔，撏(jîm)五十箍出來：「我買一張！」其實我是向望伊趕緊離開，毋通給阮一直囉(lō)。

阮的單位工作真無閒，大細項的工課(khang-khuè)較濟貓毛。逐家除了固定的時間辦公以外，平常時嘛愛倒轉去家己的學校教冊。所以頭家為著阮，毋免遐爾辛苦，有聘請一位專任的秘書，叫做魯小姐來門處理代誌。

魯小姐的人緣真好，工作也認真拍拚，總是薪水毋是真濟。看伊遮(tsiah)辛苦為逐家服務，所以我就將手中的彩券送予伊：「我毋捌買過彩券，對著攏是算你的。」

佇眾人的面前，伊感覺真歹勢，毋敢伸手來接。我真誠懇和伊lu規晡，才勉強接受。

揀一杯茶徛起來，行去愛河岸邊，透一下仔空氣咧。遠遠看對阮的座位，魯小姐緩緩仔對皮包仔，提一个十箍的銀角仔，佇桌頂硬拚命剾(khau)彩券頂面的銀粉：「哇！著五百箍呢！」逐家聽伊喝一聲，攏總倯倚過去看，可能是攏毋捌看過，到底著五百箍的彩券生做啥款。

「啊大哥（因為我年紀上老）咧？」伊越頭揣無我。

魯小姐遠遠看我佇岸邊，微微仔對伊抌(tìm)頭，趕緊倯倚來，閣將手中的彩券欲lu還我。我用真堅定的口氣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！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！」順紲閣共伊捒(sak)轉去坐。

彼位歐吉桑，看魯小姐著五百箍，輪椅就閣駛倚來，對伊的面一直搧風：「小姐！五百箍閣換十張啦？！」老大人看伊無反應，繼續搧風共伊吵：「你運氣遐爾好，絕對會閣著較濟啦！」

魯小姐予歐吉桑魯規半晡，心肝可能也有淡薄攕攕(ngiau-ngiau)，就閣越頭看我：「大哥！閣換十張對看覓好無？」

這擺我換出大力共伊搖頭：「若是閣換，五百箍就生翼仔飛去啦！」

結束南部的訪問，當我轉來到佇厝，用真膨風又閣驕傲的口氣，對我的婦人人佮兩个囝兒品捧(phín-phóng)，將彩券事件所發生的代誌，一一講予個聽。兩个囡仔聽甲笑咍咍，總是婦人人用真平和的聲音應我講：「若是彼張彩券中著一百萬，請問你敢會毋甘？」

真正是「一言點醒枕邊人」！倒轉去共伊斟酌想看覓，免講中著一百萬，當時若是只要著五千箍，我可能就足毋甘的矣！

這(tsit)幾年來，政府彩券的政策，雖然照顧著袂少殘障的同胞，提供個工作的機會。總是社會嘛因為受著懸彩金的引誘，造成閣較濟貪戀的心靈。

古早人講了誠有道理：「貪心是萬惡的源頭。」這期彩券若是無著獎，毋相信後期閣加博較濟錢，和伊拚看覓咧；這擺著小獎，獎金攏總閣共塌(thap)落去，看有法度通著較大咧袂？俗語咧講：「痟貪就鑽雞籠！」數學專家算出台灣「大樂透」彩券，若想欲著第一大獎的比率，是一千三百九十八萬三千八百十六分之一。佇差不多零「pha-sian」的中間，想欲得著一億，若親像「青盲雞去啄著蟲」，遐爾無簡單。所以人若是無信邪，伊就愈邪予你看。

受著迷人的彩金引誘，濟濟人陷落佇內面，數額是愈買愈大。若是中著小可錢，行路就有風，規家伙仔大細漢攏笑咍咍；若是不幸無著獎，轉去厝拍某拍囝，規家伙仔是哀爸叫母。有一日真正若足不幸，去中著一億的彩金，心中毋知有啥拍算無？報紙刊講，所有捌著第一特獎的人，有九十九「pha-sian」毋敢予某知，閣較毋敢去外口展，驚講四界有人欲來牽親引戚，瞑日攏叫你一聲：「老大的！」彼就真正足不幸looh！若是規日攏活佇驚惶的中間，按呢中著一億有啥意義？

所有中著第一特獎，拄著上蓋不幸的代誌，大概發生佇美國。有一个拖拉庫(thoo-lah-khuh)的司機，一張彩券中著幾十億的美金，毋但共頭家提出辭職，閣四界去外口面做大哥，逐日花天酒地，無三年久就來過身，當時猶未四十歲。所以講：「人若趁著全世界，喪失伊的生命有啥利益？」

政府彩券的政策，到底是著抑毋著，自有社會的公評。總是利用「社會福利」做藉口，政府家己做莊主，引誘百姓來跋筊，破壞袂少家庭的溫暖，予濟濟囡仔純潔的心靈受傷害。若是按呢，這款的政策，是毋是足有爭議性？

創作理念

政府的彩券政策，造福袂少殘障的同胞，嘛提供真濟社會福利。
總是也有濟濟人，受著迷人的彩金引誘，陷落佇內底，致到家庭受破壞，囡仔純潔的心靈受傷害，甚至有人喪失家己的生命。
為著喚起社會，對「彩券」有理性的了解對待，毋通心存痟貪，是寫這篇散文的目的。

陳士彰

臺北縣三峽國小教師